

遺山文集

三十八之四十終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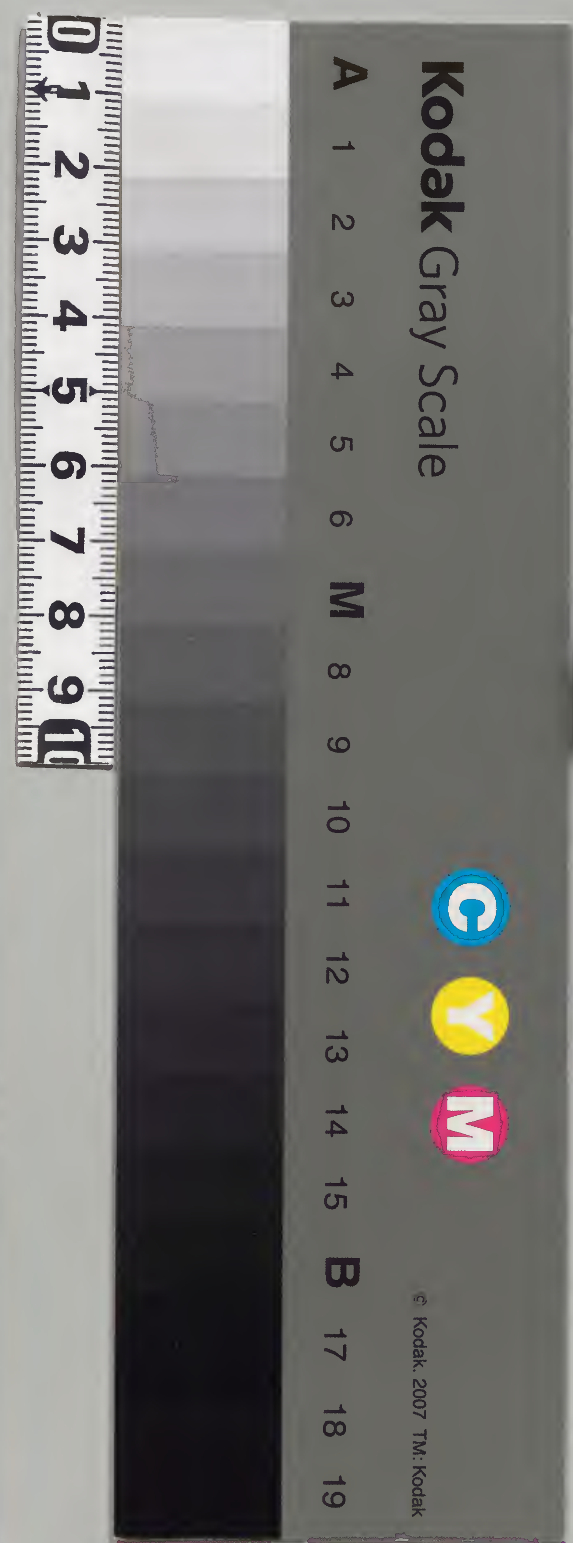
銘贊頌
書疏
上梁文
青詞
祭文
題跋

雜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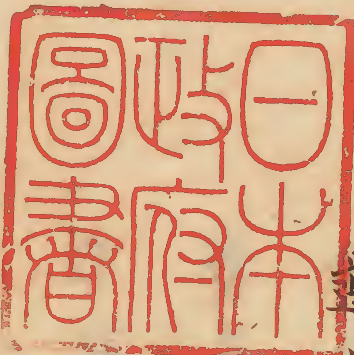
庫文閣		
三四函	三五二一	漢書類
一四架	一二	冊號類

庫文閣內		
三六函	三五二一	漢書類
一八架	一二	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21
冊數	12 (12)
函號	316 34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銘

孔道輔擊地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地笏闕里傳寶舊美汴梁既下
入宣撫王公家公之予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
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
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也棗漆殷血一線著恠迹殷士膚敏世
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按竟屈軼屈之版
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
指

淺草文庫

作妖地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泚一徂徠之銘
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
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

良佐鏡銘

郾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
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罔衍博大
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子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
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愛
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
公搜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

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
者而觀之不過為櫛繼巾帨几杖盤盂間之一物
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
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衆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
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頹眉之不燭妍媸之不
別與七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七視同
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
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
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克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
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
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鉞靜如持城其
中鏗鉉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
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
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詐我以儉為德惟福
惟德服之無數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
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
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
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未
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
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
古人為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

可謂無愧其名矣新興元某為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
小人之不同大本。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在
以克孰不棄棄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鬩
聰誠有囂囂者存淘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祗繫
於途就七過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
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
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者將非為善之
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癡古唾一時無眼禪匡床兀坐差
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
處所未熟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
雲驂騶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頭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
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
居之超然堂同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為請因就
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取謂以

昔為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
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
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
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
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
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
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袈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能
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
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
年後天為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
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滴玄學希夷大
易精微致身義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且暮見之
彼僚隱行恠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
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為
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
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鑿卜精詣絕出猶為
餘耳耳道凡既扇旌車時徵曳裾 王門大蒙寵

過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
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為皇極道
院年月日某實叙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御河中
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衆
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失有淫有朋有比而
其德匪伊司南俵其植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
自爾永如欵而錫咨爾虛白處然後得言以道敦
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
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為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
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
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
營卒在諸黥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
之實飢飽寒暑每為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資產亦
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
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
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
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還堵于韓城而

居之道俗歸向以為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
卽譚取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
炯然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幸吾
子為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
南詩危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兼淩也揚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
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
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卽色而實相卽空
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揚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千
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
面可以畫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
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
然爾目惟鸚爾味惟鳳篝火繼綆求中產之售漆
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滃
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
知一日而浸百畦忽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
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
之取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誌刻
之為宜聖顏五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龜像出于
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
為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溫然見其參於前
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欽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
為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鑒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
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母非青非琢刻玄龜導
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
為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雄命甚宗人怪
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環為之贊石刻有二一在

吾州一在涪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
存亡未可必在涪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
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涪源祠歎州里舊物
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為贊以補
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
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上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
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
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

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為之
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
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
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
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
業欽避於蔡無可竟竹溪之後而竟推為斯文之

主盟不立崖岸之誤和不置町畦之謬誠不變燥
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于丹青
雖每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鼎移啓魏珍瘳
彼屬古為悲人知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款
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用用公公若以為
可教為筵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
門公又謬嘗有所成就也力為挽之獎借過稱窮
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謬公與楊禮
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丹翰欽叔為元氏黨人公

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為監試官
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
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克露布公頗為聳動願座客
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
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
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
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郡自奉養
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
寧欲為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
唯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

而迄無所成用是為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滄
甫為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
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
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
弟子之私也哉

公每恙時辱公陶甄携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
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
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為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
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且莫萬里一士且謂比肩
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
溫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
足音之蹙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止一宮時范鍊師已東
邁門弟子王仲微出其寫真求予為贊鍊師初事
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
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
不可變故每地以變運斤之風三山微范目闕珠
宮野服蕭然與雪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

之鳴耶

寫真自贊 崑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率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
足以為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弟至於
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縉藉仲澤之明
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
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
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度幾有措足
之地

介山馬即雲漢為仲晦甫寫真燕坐蕭

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
予心者為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啟則新兮司南通涂及門而
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
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
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緇孰縉兮緇衣好賢
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為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
五車吾知為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

外而內無多岐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自然則若
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
侯之來前政適為飛語而被羣小熖熖如焚絲如
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
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
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
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

纖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
流七假間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歛一夫之役均配
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
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
遭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
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動以為前乎此蓋未嘗有令
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
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
老弱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
為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

賓客不敢于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
莫不以私前為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
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
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
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
中進士乙科釋褐滄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茲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皆章綾盜符魚肉視
人以膏自濡百騰踵來惠而不鉅饒豕既饜督之
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歛犖幾何日暗以枯孰

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為趙張
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醲千室更
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
而逋孰為沙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墜不勤游
未是趨辨爾種稔相爾蓄畬區爾欲深苗爾欲疏
稂莠既芟蠹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
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
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
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
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愠容民有嘆

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子過
未濡蔽其泉流予賜未蘇徹其底庶侯去不留云
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
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丘盤
盤潁水潏潏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奇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
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
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者本
未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
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
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親在唐則有房杜

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
眦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
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
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
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備
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補豫章節目磬
斲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
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榑榘椳楔楹杙覺桶
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
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
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
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同安李天翼沛縣劉汝
翼齋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
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莫致君張
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栢人胡德珪易州
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
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
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潞南杜仁傑洺水張仲

經虞卿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
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
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
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
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每幾喪亂以來三四十
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
死於寒饑造物者挈而授之

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每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
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艱之分處之學館之
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每甚

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
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
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兩魏房杜姚宋
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
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
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
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
為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丸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

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
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
凡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
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
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為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
忽得足痔證。賴醫者急拔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
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
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
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寶
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節。

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為一
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
魚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
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為商略之。碑石想
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
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為報也。時
暑自愛。不宜。

答中書令仲書^成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
非褻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

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
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
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
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
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賢
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
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
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願僕何人敢
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徃孤奉息禮死
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大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
以寶刀新什及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每以
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佑甲戌南渡河時
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
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
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
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
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
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

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
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攷古今
詩人之變有釐直而無始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
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教
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
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
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
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
而鑿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為
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
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
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
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宜

答大用萬戶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
慰藉之厚內省表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
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
氏霜鐘亦名器也晉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
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表謬無以當之即

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
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
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
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歎器賦全文
拜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疆學為親
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終守文之期式遵有教每類作人之効可
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

際

傳字名慎
微字機先

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

要字名介
字伯升極

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

廟學

下有双
鶴觀

連岡雄鎮於九龍

學在九龍
岡最上

弦歌絕井邑之譁章

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

孫名九鼎字
國鎮國初狀

元郡
人

姚隱君之文石具存

學記醉軒先生所作
名存錫字仲純徐州人

不圖

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頽慙小已猥守大藩方

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

齋宣由穆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

觀政况乃玄壇竝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

效之場化金碧於顧盼頓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

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
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
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為本庵欲創聖位為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以
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
設嚴真儀之奉齋厨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
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幸
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劍飛而古栢
仍存石潤而仙蒲未老孰為真隱再暢玄風揚潘
馬之徽音續覃劉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濁水名
動漢庭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衰薄之鎮惟望
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
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玄都石壇
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
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換轉話頭

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
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
當秋不甘北覲之鈴鎚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
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諳共為推挽雲山改
色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華青氈之舊法筵
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
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
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逸龕仍在露塔相望雖
齊敬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

賢侯特紆深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
槩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
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
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
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
人鼻孔林間凡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
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
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
提正令行十三八棒之權永為皇家延百億萬年
之壽勞擬議便可承當魚

曹子歸葬疏

松栢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
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
才名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構遲之暮
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藿一丘事蓋棺而
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賙賻之文凡
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同汴
上麥舡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丹鄉山中以
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
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
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
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
統一有連鷄不俱搏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每
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
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
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婚馳射婚佳少年也跨
蹶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
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
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
救雖支躄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
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
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
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虱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
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
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教教不暇的以

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
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願嘗學焉敢請外廐之
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願謂所私
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衝策在汝手吾安所追
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
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
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
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

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
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詩
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羲黃醇之句餘
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
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
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
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
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為渠
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
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狂伴蒲團過酒壚橫卧一

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

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頗
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
以俗忌為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
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
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
乞字於余余以為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
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

史漢魏晉之書為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
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
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
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
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債
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棄除以起家之子遺之
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
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
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
軍節度使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
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卜三世而至湯十
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為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
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諱者以節度君
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任焉遠祖
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
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
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
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歡已上失其官號俱為唐

人歛之子諱懷欽八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
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
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
見譜諜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
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建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
子捷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
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
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
初仕蜀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
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

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
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為
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吳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
備儼傳佑後必偕倚備傳後四子登科即節度君
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
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十
氏生四子伊灝伊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
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
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
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

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儼擢第繼登
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魏州朱
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
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封恭人詳見墓誌即節氏
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
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後嘉祐四年劉輝擢
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
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
寧九年徐鐸擢第終於丞議郎滑州鉅野令縣
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圍冉丙因登科

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
之字以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洎擢第張君
向辟為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
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即節度君之高祖
也生六子周同罔冊丹角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
年李易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樞濟陰主簿阜昌
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徽文高文學素勤學
古可使入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
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默點
勳黯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默

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幾女孫
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謚九舉終場建中靖
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
年何昌言榜擢第終於通仕卽開德府臨河縣令
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卽
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
驥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
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卽
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
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為施內翰

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駿皆早世甬字子華俱
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
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
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
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
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
太夫人三子仲曰衡字正叔滑楷豪俠有古人風
季曰衍字信叔穎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
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
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

士第釋褐主郎州洛文簿以廉能換郿縣尋辟咸
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多所於糴公乃開倉賑
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
城郾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
應敵保以每虞秩滿縣人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為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
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媿母郾
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
極言自是郾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
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

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每以謝天下詔為決杖
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
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
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
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
逐溫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
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
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
度使事不赴奏克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
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楷

行亮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
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
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
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
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亮秦籃
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
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
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
為北軍所得令去巾幘曰汝欲脅從我
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

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
自頸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
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
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
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琬璿瑋皆業進士瑋璣璵
瑄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
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
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
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執為可相道真以
尚書省掾高衡對當是時上新郎大佐經略四方

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
卽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
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
事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事長上
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愠容
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
者徃徃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採世之學自名
高者罔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
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
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

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
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
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
遠祖司空勛因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
宣力義旗功叅造珠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

已下皆晦道堂
題詠備在家錄

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

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潯北李那高
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
庭東平路轉運使卿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
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棟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

國公金城高汝礪嚴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
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
之諫議大夫濬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叅知政
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
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華卿大司農戶部尚書
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錄在家翰林應奉東
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讓
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用閑趙公
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
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

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高氏名德相望
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鏗間
從溢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
蓄淵渟盡洄洑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
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
迴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
耳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
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
斧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嫩者正叔年甫
六十安閑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鴈成群極人門

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
好同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
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岳就中
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
官賈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
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
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微
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先夫人南渡
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
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
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
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兒之三潭比下山
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
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
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同之如曰某書買於
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
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

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
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闖人
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
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
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
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
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
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卹哉
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
歎識故在不曰求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求寶用豈

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
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
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
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
乎雖然彼固自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
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
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
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
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
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

原房某列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
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
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
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繫改作之良難知
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瘠老思
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拋梁東林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

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
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鞀學館大亭知有日富兒未用
笑朝蠶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
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
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

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
繭絲不愧晉陽之尹鐸膏沾鄴郡共洽文明

南陽解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
國家謹官府之常繫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
爰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解之逾遷三政民居
之難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局鐫之嚴加之
儻直稍憊公移卽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
習陋安卑職者亦為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

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
將之鼓旗樹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為
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遙陞級不為之少崇
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
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匪薄之餘而有里社
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
癡鷄虫祿薄猥以勅宰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
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父矣公

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園窮甚析骸死唯束手
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滄而女於
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謀則
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
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
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每
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大學之名
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倭豈願為就磨甘露
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欵具存李
吳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

文選謝平伊
原內史表

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
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吃癰蝨痔
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
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教予北
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以流言之自
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

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
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故廬可憐焦土
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
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宰草堂之賞占松
聲之一丘東臯子北山賦菊
花兩岸松聲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與
白子西所居

相近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雨旁風有閑藏之固
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
之挫銳以解紛且以母常而慶順老益濁酒便當
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園人之利彼扶搖
直上擊水三千常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
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
之意演為助役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
處且將耕穫教兒童
南阜谷山中好石龕杖屨一遊每脚力會稽禹穴

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

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

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眇昏

每復望

下百尺長松逸第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鑣

行時稼

長松萬株遠第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鑣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

音

曹子期吾友生

季膺早思命駕

張緯文留滯燕京

起居飲食身為

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

樂安閑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

卯翼之未終忽枯槁之永棄敢伸悃幅仰訴昊蒼

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

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

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

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
福之可微敬叩玄科竊依真廡土灰有望儻沾再
造之仁草木何知未戴曲全之賜

劉宣極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
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彈悃悃
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
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川因循十稔豈
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
陷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

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挽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
孽將安遁眷深哀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微載舉玄
科竊依真廡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罔其翺飛
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霑善
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蓄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
欲敢彈悃悃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廢品
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
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懼瘞天

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
之曲成恭禱玄科竊依真廡自同草土罔所謝之
莫知未卽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
扣玄科切依真廡有相之道何知陰陽之私永建
爾家尚覲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祁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
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

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
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氣自開歲以來和
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
秋稼多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
訴乃消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
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願俟雲輿風馬尚
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別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

秋以紆日夕沴氣所召百騰踵來種類之繁蔽映
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
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為異政貪墨汝罰
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
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拯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婚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
孫元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
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
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

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
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為第四女擇配得
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婚家居龜筮叶吉今正
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
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蒙蒙
累貽禍庭罔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
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墳於我家婦
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益慙維我嚴君

蚤逢昌運仕非為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
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當
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廢品資
於坤元得一靡常俛焉傾圯貌是榮獨託體何從
創鉅痛深百竇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每哀哀昊
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微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息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
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
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
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
王禮部每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賁高高待
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
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
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麗許且置若党承肯正

書八分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益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楞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昨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

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

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

九歌遺音易西山薊東山蒼檜

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閑杏花殘欲春蘭立玉蜂前水一灣鷗鷺落照間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為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劇虎兕齒如竹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履而於趨舍求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所顏子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光百世紀較其得失間奚

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
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
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
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每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
其辭言不覺欽杜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者齋
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
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垂曲備盡丁以
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
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
已為過望况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
為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
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
如吾松庵文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
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辨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每以自娛
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
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
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
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
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
消疆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

輿論每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
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慤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縱
放然終不能改家法祀國節士八大字其不能識
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
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
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宮黃華黃山諸

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于云妻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止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牧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氈其寶祕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教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諱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債而不

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
之誠唯天地神祇丁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每為
昭雪之者此書正御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
細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
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
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
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
不有以啓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第
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
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媿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

並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河

東元某欽社書

跋張仲可東阿卿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
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
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
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
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為得軍心
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
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

臺東平威惠竝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後記爵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迫述前賢鄉里後生寔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齋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敢以相告見賈文顯之

嘗試開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雖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徃徃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

氣雪滿群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書之
此翁定襄人童非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
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罔翁
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
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
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
而不能記其辭披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
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

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
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
月枕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
書盤谷序又儀直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
是先生身昆行有詩文二冊既南榮集宣叔錄之
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
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宮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宮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欽束故步仍在末
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

意多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
郎自况也詞總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
其為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
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愧也辛亥夏五月以事
來太原惜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
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
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遺山先生文集後引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
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
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
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
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冠歲蘄然
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
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
府為尤長不惟可居追配古人而一時學
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月之曰元

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
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
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聞作
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
事之工槩可見矣

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
子榮膺是選每何

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
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
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

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為刊余
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
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
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
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
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歛秋七月己
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先生文集附錄

金史文藝傳

遺山先生墓銘

祭遺山先生文

元遺山真贊

原古上元學士

壽元內翰

辨磨甘露碑

游華山宰元裕之

寄裕之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繼作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馬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襄霍益之家物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次韻荅裕之

寄裕之二首

次韻裕之見寄 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贈裕之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一字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送裕之還嵩山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和裕之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贈荅史院從事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歎渭城煙雨者因及之

寄裕之

古月一篇為裕之賦

讀裕之弟詩藁有鸞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跋遺山墨跡

遺山先生挽詩

題中州詩集後

全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
不言世俗鄙事樂易每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
疾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
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齋集三卷子好
尚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
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
成下太行渡太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
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
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擢尚

書省掾項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
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
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
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
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
畫好同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趣其門
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
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
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
已所當任時全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信於

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慶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
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
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徃行采摭所聞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
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
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 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
日計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焚藝文酌酒
哭于画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

文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澁呂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路益為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為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壁糝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

把酒歌謠跌宕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為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壹昧先生獨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

千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
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為而國史實
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
願為撰述奏可方麟館為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
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為中州集百餘卷
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
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
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
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
諱好同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

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
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
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為文年十有四其
叔父為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
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為舉
子尔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肆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
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
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
不就選往來箕穎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

其什人疇其句洋溢予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
谷復出也王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
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成惠以大夫人衰疾
辭劇致養轉內卿令丁艱憂終喪詔為尚書都省
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七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
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
適進士程端甫次為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枝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為詩文作
無益糞壤擲弃明月壁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

入蘓黃室開闢文源翦荆棘大斲復完全玉擊爛
熯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垢護萊喘肝
臆群犬號號共譏嫉塵埃野馬為鬼域遺山岩岩
倚天壁國史興衰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
高寒拓拔國馬舛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
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却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
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論胥
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

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非官學

蔌蔌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為間世生

用用
勿見

不文曰是渡南河而為名公入京師而為名卿張

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棧鴻

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擡塵言

與滯思淪銅濁以為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灑汗而

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

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淹岷之日慧欲曙之

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

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

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聿峻有

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

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

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

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

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因鎖造

化之才充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

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

或不死是謂七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

尤為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負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荼辛與坡谷為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藝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每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絕聖伊昔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橫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遼騫騰朱

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詞賦方殷虧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為得父師此為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眴孰意元化精不遂入昏瞶浚發自蔡党高步出遼叟墨浸天壤深筆掃風雷劫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瑩諸公徒踵作五執造化栖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躡蹻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璧月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豐豐金轂鏗矯矯銀鈎硬揚馮李雷麻嶷崑胥倡應五行連震天四海望而敬備哉遺山光青雲動高興文林剗荆棘翰

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閭一曲歌
忽喚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為懸磬此老獨巍
然聲價駭群听振袂凌孤霞珠壁飛欵磬人宗一
伐代文天賦百年感紛紛夸毗子捆撫為訾評自
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為天下慶
作噩建子月投我以照乘蔀屋驚見斗寒焰忽蟠
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窮閣一束書十載成
墮甌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
有龜鏡挈我登龍門縵我出虎穿搖搖風中旌茲
始見依凭緬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竟嗚呼世道衰

欲語寒淚逆何時倒銀漢與世開
鮑昂頭冠三
山俯瞰旭日晟陸海闢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內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太虛遺山先生曳
長裾醉鞭黃鵠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取玉斗倒
瀉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底事為焦枯青雲同李白
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
高卧一曲歌聲價百碑礫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
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為東都
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為唐虞遺山山頭有

舊廬歸來亦足為歡娛既有墜地風雲之驍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鸚鵡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學士澤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艸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圖流涕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醜顏作詩為告曹听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

見滄水集

我從秦川來通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仲明雙眸快東風一夜橫作惡塵埃咫尺迷宮幽山神戲人亦薄相一盃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插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瑯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峰出滌滌石上為遲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無傳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在高頂脚力未竭供冥搜蒼龍嶺瘦苔蘚滑嵌

空石磴誰雕鏤每冷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聞
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并到絕頂下視塵世區
中囚酒酣蒼茫瞰每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
中山碧玉簪亂抽况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
中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
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鬣不朽之長
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
三千秋時聞笙簧明月夜芝輶羽蓋來瀛洲乾坤
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輶君且為我挽回六
龍轡我亦為君倒却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

風更覓元丹丘

穿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寫魚
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
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

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

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閑名字不經從
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云

有詩
某亦

繼作

楊雲翼

俱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况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
嵩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
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
其門孤鳳騫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竭來遊京
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
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黜冠五言造平淡許
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嘆世人非無才多為
才所謾高者足詆訂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
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

完會使茲山名與子俱不利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每地着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
長在經營慘淡中

馬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襄霍益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若雞雲屯萬騎閑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
曾見貞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趙元

蒼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綿之驛
騶麥羈銜大笑跛鼈遲

跛亦復笑縮首甘自卑何必參

漆園物理本自齊，擯柳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積之萬人
雄猶不免此譏。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為？鍾鼎不可俸，
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為人填，蜜脾清白儻少污。平
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鹹，淡
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
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當
相期。

窓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
疇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
乃其後，僻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寄書多

攜來為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崢嶸。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
機天所災，室暗燈不榮。拈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
與鴻毛何者？為重輕。蹄泓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平
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竒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年有。
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粟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
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撫衣欲
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
水萍風絮共天涯
行藏一話傾心肺
古律三詩淬齒牙
朱研不妨閑度日
青山終得共餐霞
扶持老病須君輩
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泪没兵塵滿鬢霜
買鄰心樂古清涼
閑陪老秀春行脚
悶欠臞元夜對床
正欲脫身求兔窟
誰能隨世轉羊腸
南陽未比嵩陽好
滿眼交游即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
飽諳人意冷於冰
清狂舊日耽詩客
仄朽而今有髮僧
眼累帑衾三丈日
話延雪屋一龕燈
新開一逕通蘭若
斬盡清涼舊葛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
飛潛何幸遠庖砧
乾坤萬里雲無迹
冰雪三冬柏有心
故園鉤留清夜夢
歲華分付白頭吟
莘川擬作桃源隱
共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
不堪憂獨足
吟呻瓶儲看客常年慣
家具為農近日新
世味飽嘗唯可睡
詩情漫苦不醫貧
相從分我西山半
欲乞臞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
牧馬澄澄倒山影
山光水氣相混涵
中有元家舊廬井
鴈門一開豺虎場
駕言投迹嵩之陽

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
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宇形骸外
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處聊經眼
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舟過會善有懷希顏 馮璧

寺元魏雜宮十日來凡兩前與髯卿偕齋奠少林往其
時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
導升殿推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
琢痕瑩滑明澗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
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

秀色夢餘想夜靜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悟髯今不來
聯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絕處
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聲史文高世豈知
只恐神嵩不留容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道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
門綠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

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塵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
霄漢，浩露洗心骨。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
笑區中人朱門。弓梁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
晞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雪，萬事付濯足。物物慙
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八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撐。黃
金間白玉，遍地先晶瑩。笙簧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
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
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為玉臺詠，鉛矯華年政。粉
頰洗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
一一盡，象緯昭昭懸。寂寥抱玉辮，爭竟搖尾憐。幸有元
公子，不為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雷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趨嚮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
久困流離，一屢承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粒少
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同津，醉眼入寥廓。世事久
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門。倒屣住從
之，玉色向我溫。喜挈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襟被往

共就遺山元嘲譎及俳語發揮間微言懸斷漏天樞高
嘯驚鄰垣膈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騫恨不倒困廩矧肯
留籬樊弁僑獲珠玉披榛見蘭蓀我肱已三折醉墮偶
全渾知無適俗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巾幕華墨
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
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黃鷄溷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頰川水齋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
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得與歸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閑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鬱嵯峨迤
遞謝塵土夷猶出煙蘿欵如撥鰲頭萬壑俯蜂窩浩浩
跨積風瀾瀾渺渺長河日車晏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
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劍有淚空滂池驚鱗眇奧
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賸老阮
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腸相煥半成灰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
津梁愧乏澗川材等閑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置才

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偕來。

玉華谷同布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
軟脚山堂一壺酒，暮涼閑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崢嶸。
關河落日歲云暮，草木臨風氣未平。
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
一盃欲洗興亡恨，為喚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王渥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潁鷗盟欲重尋。
老去宦情知我薄，閑來道念見君深。
對床夜雨他年夢，滿馬西風此日心。
嵩頂勝游誰得共，仙闈仙馭待知音。

末句用古仙人詩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霜落豐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
賦詩鞍馬慚真賞，載酒林泉阻勝游。
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為鳥殷留。
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
丹霞下寺士人以竹園頭名之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
閑裏更誰留我醉，與來無復伴君吟。
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黃陂未厭深。
為向荊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
君方備悉原思病，我亦私憐仲父貧。
底事却成今日別，枯腸難着此愁新。
馬肩火色真將驗，馬虎竹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川春。
酒船載我雖堪老，仕路有時或為貧。
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
益知衰樂終年事，未唱驪駒臯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劫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
作詩為報元夫子，莫倚家山在畫圖。

贈荅史院從事

賈益謙

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
物華天宝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
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

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
及之
辛愈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己重難忘
氣虛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
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竹處春風錦瑟旁
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石月一篇為裕之賦

李汾

石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憶
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秋權謳草裏烏紗巾散著紫
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汁牛醉中呼兒搖
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茫
丹丘丹丘子游人間風塵何為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
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
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
新篇爭遣九泉知

鸞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
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背腹自書之語
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跡

劉因 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叅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圖復 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
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蛩蠹簡錦機春暖鳳停梭

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泪過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

脈豈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七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其人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感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曾

懷阜華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宥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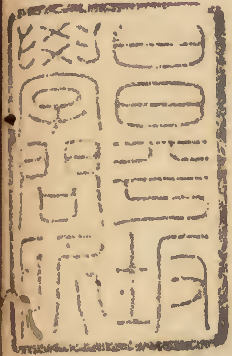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
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
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
載間何物不品題過行事不論量了大都
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掇右扯橫豎
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
成一家者為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認平
其為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

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
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
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
輪輿各輸技藝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
甘脆疊為餽飮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
跳出便知藉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
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
時幸敬之先生嘗為予言吾讀元子詩正
如佛說法云吾言如密中邊皆甜此論頗

近之矣雖倡優馭僮牛童馬走聞之莫不
以為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為
文亦安用艱辛奇澁為哉敢以東坡之後
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為如
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楊子雲復出子
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直序

元遺山文集後序

右遺山文集四十卷太僕儲君
靜夫所藏也太僕愛其文嘗手
為讐校故視他本為善侍御李
君玠淵出按河南始命太康楊
令溥錄之而屬方伯徐公用和
仰公進卿刺梓以傳而俾予序
其後予惟古之君子之所謂文



者得志則以之化成天下不得
志則以之左右六經而覺斯世
斯其為文耳矣則又奚徒以辭
為哉惟夫發難顯之情傳不朽
之績世必賴之故辭雖非可急
而亦不得而廢也金以戎狄之
桀竊據中原先王之禮樂典章
撥抹殆盡蓋世道之大變君子
所太息不忍道者惡取其所謂
文也而乃有遺山者出於其間
慨然以制作為任雄辭麗筆蔚
然鏘然直與唐宋作者爭馳於
文藝之場而金之為夷遂得以
稍掩其陋蓋不啻垢石之中而
周之簡圭出焉其增光於人之
家國豈小小云哉矧其時金已

不國史職放棄一代之文獻微
遺山摺拾紀載且將泯泯無徵
則其用心之良視夫以雕蟲為
技而流連光景者又可同日語
哉故其徒以當世東坡尊之莫
敢與京而予亦以為金之文此
其卓然名家固所謂世必賴焉
者也然予於此又獨有所慨焉
論者謂河南程氏之學盛行於
中原者雖許文正公之功而知
有其書實自江漢先生始故雖
以遺山傑出一代之豪其取可
傳亦僅止此豈天固厭金之不
道而或者有可限邪不然使如
遺山者而得與於斯文則所謂
化成之具傳後之業又惡知其

不與文正公並哉嗚呼金之有
遺山金之幸也而遺山之生於
金其亦遺山之不幸也夫方
今文治日興士方急於程氏之
學而諸君乃欲兼資於遺山者
意者文與時升降此亦適往斯
文者所不可廢也與詩云雖有
絲麻毋棄菅蒯况如遺山者乎
是則諸君之志也遺山名好問
字裕之其事行履歷見金史文
藝傳
和治十二年己未春六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兼司
經局校書京口靳貴序



